

轻舞飞扬：电影《好东西》的“都市新女性”形象建构与多维表达

山郁兰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南京，211172；

摘要：邵艺辉作为中国女性导演的后起之秀，其作品《好东西》继前作《爱情神话》后继续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腻影像语言和别具一格的叙事情感策略，塑造了极具时代特征的“都市新女性”形象，她们突破了传统藩篱之下的女性设定和观念束缚，并成功揭示出当代女性对自我认同和生存境遇的全新思考与观念革新。

关键词：都市新女性；女性主义；身份认同；女性情谊；叙事话语

DOI：10.64216/3080-1516.25.05.034

近年来，随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中国女性导演及其作品已成为国产电影不容小觑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导演邵艺辉，凭借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相继创作出《爱情神话》《好东西》两部作品，不仅荣获金鸡电影节最佳编剧，还开创了爱情文艺片口碑与票房齐飞的双赢局面。这两部影片均以都市女性为主角，聚焦于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和事业各方面的困惑，塑造出与传统女性形象截然不同的“都市新女性”。作为具有鲜明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好东西》引起了业内外的高度关注和争议。着眼于影片的内在研究，将有助于国产爱情电影和女性电影的创作探求。

1 拼力破局的“都市新女性”

邵艺辉在电影中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渴望摆脱传统观念束缚、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爱情神话》中以开放态度对待爱情和欲望的格洛瑞亚，《好东西》中面临家庭职场双重压力勇敢应对的王铁梅，她们代表着不同年龄、不同状态的都市女性，在与生活、情感和事业的博弈中逐渐认清自我，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们彼此映照，共同携手构成了当代都市女性的耀眼群像。邵艺辉通过对她们的创新性塑造，既展现了“都市新女性”形象的多元复杂，也表达出新女性们主体意识的寻找和确立。

1.1 母职身份的拆解重塑

传统的母亲形象是温柔慈爱、无私奉献的贤妻良母，在以往的艺术作品中屡见不鲜；而当下为了表达对母性身份的反思，通常又会将母女关系引向紧张对立的拉扯之中，如《春潮》《柔情史》中被亲情捆绑却又剑拔弩张的母女关系。相较而言，《好东西》中对母女关系的

处理就显得松弛自然。王铁梅作为离异的单亲母亲，同样要面对职场生存法则和抚养教育女儿的两难处境，但她对女儿的教育方法全然打破了当下全民内卷的“鸡娃”模式，本着尊重孩子天性、崇尚随性教育的原则，不和别人无谓攀比，给足女儿情绪价值。这种和谐愉悦的相处模式得益于她对自己生活定位的通透，在面对事业、婚姻和爱情时懂得及时止损、拿捏得当。即便在社交平台自述个人真实生活与情感经历后，被网暴为不称职的母亲，也能从自我怀疑和挣扎反思中最终解救和释放自我，绝不内耗。当然，影片还借助了她平日阅读的如《看不见的女性》、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等书籍这些稍显刻意的符号化线索，最终让她从传统母职的束缚和规训中得以挣脱。

有学者提出，在城市电影的空间叙事里，离婚女性对男性中心的社会性别规范而言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将离婚女性纳入慈母的轨道、让准离婚女性回归妻子的身份，这两种书写都是维持性别秩序、规避性别危险的“圣女”型的女性书写。因此，王铁梅对传统母性形象的颠覆，恰是对所谓“圣母”型母职身份绑架和固有色别秩序的从容反抗。

1.2 单身女性的去标签化

小叶作为影片中另一个立体饱满的女性角色，带着原生家庭的创伤和童年阴影兀自前行，有着一体多面和矛盾的性格，她在酒吧演出的舞台上肆意绽放、光彩夺目的歌手，在生活中却是内心极度缺爱、安全感匮乏的“恋爱脑”。小叶真实率性却自带柔弱的设定与大众刻板印象中对独身女性事业为重、果敢干练的形象形成极大反差。她用真诚善良、敢爱敢恨和“不装”、不算计的真实感，成功撕毁了人们对单身女性的固有标签。而且，小叶对于情感的投入并非完全无脑地失却理性、

迷失自我，她只是出于对原生家庭中缺失的母爱和亲情的替代性补偿，当她在铁梅母女的全力助攻下认清眼科医生“普信男+渣男”的真面目时，便当断则断、潇洒抽身。小叶作为非主流年轻单身女性的代表，重新定义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的独立觉醒并非一定要女强男弱或将女性强行“雄化”，而是尊重自我，坚定内心，自由自在。

1.3 未成年女性的多元塑造

西蒙·德·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说“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传统家庭教育中女孩子从小被规训行为处事要“像个女孩子”，而“像个女孩子”的标准则是对封建陋俗的沿袭，如“三从四德”就要求女性言谈举止要仪态端庄、“笑不露齿”、得体顺从等。当茉莉在学打鼓时问小叶“女孩是怎么打鼓的”？小叶回答“你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这种从容表达才是主体意识的真正培养和建立。当下教育呈现出畸形的攀比模式，这种模式背后比拼的不再是单纯的德智体美劳，而是每个家庭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的鄙视链。茉莉和母亲的关系虽如朋友般平等友好，也无需用好成绩去满足母亲的期待。但在班里她既没有出国旅游的谈资，也没有能上台表演的个人才艺，只能作为鼓掌观众去参加合唱比赛。未成年的茉莉由此在班里承受了被霸凌和孤立的危机，为了和其他同学保持一致，她也产生过撒谎骗人的想法。可喜的是，在学校有善于发现学生优点的语文老师的肯定和鼓励，在家有王铁梅的健康良性引导，还有小叶亦师亦友、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们共同支撑起茉莉自我发现和自我塑造的世界观，让她认识到自己“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现阶段最擅长的事情是写作，并且在学习打鼓的过程中有了更清晰的自我定位。

我自成帆等风来，《好东西》正是借由上述女性形象“向观众呈现的女性主体不是被动的社会建构物，而是在性别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中积极寻求自我认同与情感独立的自由个体。这种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反思叙事，为女性电影叙事提供了新的表达范式，也为情感实践的流动性和多样性提供了更为开放的思考空间。”

2 轻盈另类的叙事表达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曾指出，女性试图进入男权话语内部的途径只有两种，要么用模仿的口吻……要么用沉默来言说，或者用异常的语言来说，用男性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说。如果说邵艺辉在前作《爱情神话》中只是初露锋芒，那么《好东西》的叙事表达则显得更加恣意洒脱、个性十

足。影片突破了近年来诸多女性题材的逻辑范式和固化套路，在叙事和情感表达上呈现出令人惊喜的创新。

2.1 重塑女性情谊的新型模式

女性电影中姐妹情谊总是最打动人的，《好东西》也不例外。但王铁梅、小叶和茉莉之间不是刻意捆绑的“girls help girls”的女性联盟，而是通过贴近生活的物理空间设定，加上流畅的情节架构和细节设置，使她们在现实生活和心理距离上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从而建立了全新的女性情谊。从狭窄楼梯上擦身而过的初次相遇开始，女性情谊就在这三位年龄不一、身份差异的女性身上实现了灵动流畅的挥洒，产生了一种亦母女亦闺蜜亦姐妹的奇妙关联。

王铁梅作为在大都市为生计奔波的单亲妈妈，既要通过写作养家糊口、单枪匹马应对生活中各种状况，又要担负起抚养茉莉的责任，久而久之将自己练就成了“三头六臂”。但面对网暴和质疑她也会陷入脆弱、内耗和自我怀疑，小叶用自己伤痕累累的怀抱适时地给予这位“铁人妈妈”最大的安慰，告诉她没有必要事事完美，促使王铁梅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而因为原生家庭畸形的情感模式，曾经长期笼罩在家暴阴影中的小叶，一直处在自我否定、极度缺爱的状态中，当她坦诚自己的童年创伤时，是王铁梅如姐如母的包容和天性纯真的茉莉用真诚将她治愈，让她明白曾经的痛苦并非自己的过错，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最终彻底放下与过去握手言和；茉莉虽未受到父母离异的影响，是个三观正、性格好的女孩，但她在生活中也有不愿和母亲分享的烦恼，小叶对她设身处地的开导和姐妹般的陪伴，不论是精彩的“听声辨物”让茉莉生动地体会到妈妈的辛劳，还是对她学习打鼓的成全和鼓励，都成为茉莉成长路上坚定自我的动力和支撑。

2.2 揭示两性关系的全新视角

王铁梅和前夫虽然已经离婚，但并未一拍两散、形同陌路，因为女儿茉莉二人从夫妻变成了和平相处、互相调侃的“育儿搭子”；王铁梅和乐队鼓手小马，也跳出传统观念中年龄、职业、身份等各种客观原因和思想禁忌的影响，自然地发生关系、泰然处之，并保持理性的边界感；小叶与眼镜男的感情，则撕毁了都市男女新式关系的遮羞布，彻底破除了“欲望羞耻”，肉体关系与情感并非强行捆绑，各取所需后分道扬镳也是一种选择。这些新型两性关系的大胆呈现，更贴近当下的婚恋观和爱情观，也为观众提供了全新的两性相处模式。男女两性不论在任何场合都需要彼此尊重，不被所谓的

性别对立所绑架；而爱情也可以很多元，因为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爱情是完全自由、不被捆绑的。小叶即便有情感依赖但同样可以清醒坚定，王铁梅是单亲妈妈但也可以绽放魅力拥有被追求的自由，茉莉虽然还未成年，但也拥有表达和选择的权利。

《好东西》中争议颇多的设定，是将司空见惯的“雌竞”转换为妙趣横生的“雄竞”，伪女权者“前夫哥”与缺失母爱、自认恋母的鼓手小马见面时从暗流涌动的犀利言辞到明目张胆的胜负欲比拼，为影片带来了出其不意的反差和喜剧效果。这种立足于女性视角的凝视，打破了原本根深蒂固的“男性凝视”，当主动权转移到女性手中，当打量审视的眼光落在成为客体的男性身上时，必然会招致非议和抵触。但事实上，影片摒弃了女性创作者惯用的“厌男倾向”，转而用两性的新平衡关系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原有的性别格局，为两性平权营造了和谐自然的共处氛围。

2.3 打造女性主体的话语场域

作为新锐导演，邵艺辉的电影必然存在很大的改进和上升空间，但不容否认，她在影片中为女性打造了一套独特的叙事话语体系，表面上看似是轻松随意的日常调侃，实则处处体现着一针见血的幽默机智。

于细节处见功力，《好东西》中人物群像的台词丝丝入扣、顺畅灵动且金句频出，不但营造出恰到好处、轻松诙谐的氛围，还能精准定位人设，令人过目不忘，同时还能直击痛点和槽点，真正拿捏住观众的喜好。前夫哥与小马明争暗斗的片段，就铺陈在一场稀松平常的吃饭戏中，饭桌上高手过招，掺杂在一顿面条里的唇枪舌剑，既有“雄竞”带来的酣畅淋漓，又是与传统两性对峙的友好告别。邵艺辉接受访谈时说过：“我想展示女人不同的命运，剥离掉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羞耻感，很多羞辱完全是只给女性的羞辱”。在另一场吃饭戏中众人公开淡定谈论月经这一曾被极其忌讳的话题，彻底摧毁了迂腐守旧观念中的“月经羞耻”，达成了为女性群体振聋发聩的呐喊。

2.4 建构匠心独运的另类叙事

且不论影片打破常规的线性叙事，将王铁梅、小叶与茉莉三人各自的成长线用碎片化的细节巧妙穿插，织就了三位女性饱满丰富的人物弧光。单就片中备受赞誉

的“听声辨物”片段，就堪称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叙事华彩。小叶借助录音采样设备记录的王铁梅日常做家务的声音，在茉莉的耳朵里被赋予天马行空的想象，幻化成为多姿多彩的奇妙场景，艺术化的蒙太奇与温情表达的背后，是对单亲妈妈日常生活的浪漫联想和美好升华，同时也消解了母职身份在传统叙事中的苦难表达，营造出舒适松弛、令人愉悦的电影基调。片尾另一处对比蒙太奇，一边是王茉莉终于鼓起勇气在台上和小叶的“无条件投降”乐队一起尽兴演奏，释放真我；另一边是学校乐团演奏现场，台下领导提前离席，家长们低头看手机，同学们机械地表演鼓掌。两相对比，现实讽刺意味和思想深度不言自明。

邵艺辉的电影以灵动轻盈的叙事方式，借助“都市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传统两性关系和性别议题进行了果敢睿智的批判和改写，打破了女性题材聚焦女性现实困境和精神危机的窠臼，另辟蹊径地机智化解，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另类新颖的话语体系，为观众呈现出全新视角下“都市新女性”的生存图景和精神世界，让女性的自我觉醒和成长历程变得更加美好和令人向往，表达了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不仅丰富了当下中国电影的女性形象谱系，也为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参考文献

- [1] 孟君.《中国当代电影的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8:125.
- [2] [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251.
- [3] 罗幸、陈希雅.《“缺位·操演·流动”:〈好东西〉的女性主义情动叙事张力》[J]《电影文学》2025.05:124-128.
- [4]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
- [5] 邵艺辉、尹一伊、孟雅洁.《锻造自由的灵魂,缔造影像的神话——导演邵艺辉访谈》[J]《电影评介》2022.06:16-21.

作者简介:山郁兰(1975.04—),女,汉,籍贯甘肃兰州,南京传媒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文艺学硕士,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传播、戏剧影视创作与实践。